

猎人者

MANHUNTER

高智商罪犯
— vs —
推理天才

成刚

作品

谁是猎物？谁是猎人？

猎人者

MANHUNTER

成刚

作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人者 /成刚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2

ISBN 978-7-5596-1174-1

I. ①猎… II. ①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61597号

猎人者

作 者: 成 刚

责任编辑: 牛炜征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4千字 158毫米×230毫米 1/16 印张: 15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174-1

定价: 3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56421544

目录 | CONTENTS

第1章 紫金之巅的焰火	1
第2章 唐风小区	10
第3章 阿拉丁神灯	18
第4章 野渡无人	28
第5章 血钞票	37
第6章 ZIPPO牌打火机	48
第7章 游 戏	59
第8章 林燕的杀机	69
第9章 天外飞仙	79
第10章 短 信	89
第11章 双龙太极图	99
第12章 前任房客	111
第13章 枫叶和羽毛	120

第14章 哭泣的稻草人	130
第15章 妇产科男医生	141
第16章 密室死亡事件	151
第17章 蝴蝶妈妈	163
第18章 水中的母亲	174
第19章 九宫图	185
第20章 城市窨井	198
第21章 普亚族凶手	208
第22章 移花接木	219

第1章 紫金之巅的焰火

这必定是与众不同的一天。杨迪站在三十六层高的恺撒王朝大厦底下，抬头仰望最顶层的旋宫，对于今晚的演出蓦然生出许多悲壮的感觉。

恺撒王朝是这个城市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也是奢侈的代名词。它伫立在海城市中心逐鹿广场的东侧，无论什么时候，不管你站在城市的哪个角落，都能看到它卓尔不凡的身影。如果在夜色中看，它更像一位珠光宝气却并不媚俗的贵妇，让人浮想联翩的同时，又心生敬畏。

第三十六楼的旋宫，其实是一个圆形的音乐厅，它只占据了顶层三分之一的面积，里面除了绚丽的舞台，只设有三十六个观众座位。据传，恺撒王朝的股东中，有一位是国内声名显赫的音乐家，恺撒王朝三十六楼的旋宫音乐厅就是他提议兴建的。所谓旋宫，是在圆形音乐厅底下有一个巨大的转轴，转轴启动后，它可以缓慢地旋转。这种技术当然早已不再稀奇，但旋宫音乐厅不仅在海城，甚至在全国都有

相当高的知名度。除了因为那位音乐家股东的名声，还因为在这里举办个人音乐会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标志。

如果你对音乐怀有浓厚的兴趣，又恰好关注一些音乐界的消息，那你便会数出一连串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家名字，还有一些国外音乐家与世界知名乐队——他们都曾在旋宫音乐厅里演出过，甚至对在这里的演出，比对在其他公开场合的演出更为重视，因为能够坐在旋宫音乐厅里的观众，必定不是寻常之辈，且在音乐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旋宫音乐厅还有一个更显大气的名字——紫金之巅。

诸多成名的音乐家，都把在紫金之巅举办个人音乐会，当成事业成功的标志。更多在音乐界崭露头角的新人也期望能够在这里一鸣惊人，得到前辈的赏识与提携，从而开启自己灿烂的艺术人生。

但要在紫金之巅开个人专场音乐会，显然不是光靠才华与热情就能办到的。先不论你得具有怎样的资质，单是昂贵的场地租用费，普通人就是穷尽一生的积蓄，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有艺术天赋的新人，又大多不是生在富豪之家。所以，对于大多数音乐新人来说，在紫金之巅开个人专场音乐会，只能是一个梦想。

梦想正因为它的不可实现，才变得愈发诱人。

杨迪无疑是幸运的，今夜，他将在紫金之巅，揭开他的人生新篇章。

夜幕已经降临，城市的华灯在天幕下像一朵花般徐徐盛开。杨迪专场音乐会开始前，有一场简单的自助酒会，身着崭新燕尾服的杨迪满面红光，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周旋于众多衣衫鲜亮的来宾之间，踌躇满志，又略带些羞涩。

像很多来宾不认识杨迪一样，杨迪也不认识在场的大多数人，但想到能够出现在紫金之巅，这已经足以说明来者都非等闲之辈，所以，杨迪对每一位来宾都表露出了谦虚与敬意。他与每一位出现在自己身边的人寒暄，恭谨地递上自己的名片。大家知道了面前这位面容清瘦的小伙子就是今晚的主角，也都不禁对他另眼相看。

在人群最外面，端坐着一对正值花甲之年的老人，他们是杨迪的父母。他们专程从两百里外的老家赶来，见证儿子人生中这一重要的时刻，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见到了儿子的女朋友。许多年前，儿子孤身一人带着他的梦想和激情来到海城，年迈的父母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儿子的鸿鹄之志，却还是默默支持儿子的选择。这几年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健朗了，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能看到儿子成家立业。如果临死前能抱上孙子，那么，他们就算死也瞑目了。

他们看到儿子的女朋友模样颇为俊俏，而且穿着打扮非常新潮，一看就是个大城市里的姑娘。她在杨迪年迈的父母面前略有些拘谨，但甜甜的笑脸却给老两口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儿子这些年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老两口穿着儿子特意给他们买的新衣，端坐在旋宫音乐厅里，虽然觉得浑身不自在，但心情却异常舒畅。看着儿子在人群里谈笑自如，他们心中油然而生出无限的满足感。

眼前的景物渐渐变得模糊，泪水湿润了他们的双眼。

那是他们的儿子啊！那是他们这一生最大的骄傲。

当自鸣钟清脆的声响在音乐厅里响起，来宾们悄然落座。

灯光昏暗下来，小提琴悠扬的旋律像清风一样拂来，每个人的身子都忽然在那一刻变得轻盈，好像正有什么力量缓缓地将他们托起来，他们也要随着那旋律的风自由地舞蹈了。

这是法国作曲家阿希尔-克劳德·德彪西在1899年创作的《夜曲》中的第三乐章《海妖》。《夜曲》由小提琴与管弦乐团合奏，特别是在这首《海妖》中，为了突出银色的月光和海妖的歌唱，德彪西还特意加上了女声独唱部分。今晚紫金之巅杨迪的小提琴独奏，虽然少了管弦与女声部分，但那种纯粹清澈的旋律还是如天籁般美妙，人们仿佛看到古希腊传说中那长着翅膀的海妖在银色月光下浮出海面，用美妙的歌声蛊惑水手。高潮部分虽然还没有来临，但很多来宾都熟知这一乐曲，知道它在最后要表现的是受到蛊惑的水手使航船撞上礁石而导致船毁人亡的凄凉之美。

虽然是首名曲，但显然不适合作为个人音乐会的起始篇。

这时，很多人心里都涌上来些疑问，他们盯着绚丽的舞台上那光影之中的小提琴手，似乎都有了些不祥的预感。

而杨迪在演奏过程中，始终陶醉在自己的乐曲声里。他完全进入了一个由音符构建的虚空世界中，在那里，他是完全自由的，他任意驰骋，无拘无束。他比风更轻盈，比雾更缥缈，他把自己变成了虚空。转眼之间，他的躯体幻化成无数的音符，它们像夏夜里的萤火虫，盘旋片刻后，向着远方飞去，并最终消融在无边的夜色里。

紫金之巅只占据了天台的三分之一。

站在紫金之巅的门口，你会发现外面的天台略显狭长，它在你的视线里一直延伸向远方。特别是在夜色里，在彩色的霓虹光影映衬下，它好像是架设在城市上空的一道飞桥，无数的灯火与星光把它环绕。这时候你或者会有一种错觉——顺着它走下去，你便能走向神圣的天堂。

事实上，再长的天台也会有尽头，今夜，便有人在天台的尽头凭

风而立。

那是个消瘦的长发年轻人，从他的背影看，他有着窄窄的肩膀和匀称的身材，一身纯黑的西装略显肥大。风吹过来时，衣服猎猎作响，好像里面的身子已经抵御不了风的力量，随时都要飞将起来。

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天台之上的，恺撒王朝的安保系统非常严密，如果没有今夜音乐会的请柬，他根本不能出现在这里。如果是来参加音乐会，他又为什么远离紫金之巅，只站在另一侧的天台边上？

小提琴悠扬的旋律被风吹了过来，消瘦的年轻人肩膀忽然动了动，他听到了身后传来的极轻微的脚步声。

“星空确实美丽，但为它错过这场音乐会，未免有些可惜。”身后的声音说。

消瘦的年轻人怔了一下，他从这声音里听不出来者的年龄。这声音低沉浑厚，还带着浓浓的磁性，他猜测此人一定是位有过许多人生经历的中年人，因为，他从声音里还听出了许多沧桑感。

“这世上没有纯粹的艺术。今晚的小提琴声再美妙，但已经沾上了功利的色彩，所以，我宁愿选择星空。”

“杨迪是个很有天分的年轻人，年轻人有些功利心谁都可以理解。”

“伟大的天才是人类这棵果树上所结下的最好、经常也是最危险的果子，它们总是悬挂在极易折断的最柔软的树枝上。”消瘦的年轻人沉声道，“何况杨迪根本算不上天才，甚至，也许他这一生都再难超越这个夜晚。”

身后的人沉默了一下，他知道面前的年轻人前面那句话引用的是荣格的话。他心里已经非常赞同他的话了，而且，对这个穿黑西装的

年轻人，他还多了几分好奇。

“杨迪天生双臂略短，这样的手臂实在不适合拉小提琴。而且，他在演奏的准确性、理智性和完美性上还有很大的缺憾。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完全是凭感性和热情来演奏。他的琴声让人感觉到美妙动听，但却传达不出琴声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现在还体会不到艺术博大精深的一面。他就像个匠人，可以制作出精美的产品，却无法制成传世的精品。这样的琴声，不听也罢。”

“你的话让我想到了一位美国小提琴大师，他在演奏方面也存在瑕疵，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国际著名的小提琴家。”

“你说的是耶胡迪·梅纽因。”消瘦的年轻人终于转过身来，他的面孔比他的身材更加消瘦，两边颧骨凸起，双颊深陷，两个眼窝凹进去，眼睛有点像外国人。一个黑色的口罩遮住了他大半张脸。虽然不能完全看清他的模样，但后面的人第一眼看过去，还是会有些奇怪的感觉。不是因为他的瘦，也不是因为他额头上的皮肤白皙得有些森然，而是因为他身上有股阴森森的气息。

后面的男人觉出身上泛起了凉意。天台上，这样一位消瘦苍白、戴着黑口罩的男人，还有他身上那种变得有了形状的阴冷气息，任谁见了都会悚然动容的。但这时候偏偏有了一个例外。

枯瘦如鬼魅的年轻人看到面前人的面孔没有丝毫改变，从那双幽深的眼睛里，他连一丝涟漪都没有看到。

能够出现在紫金之巅的人必不是寻常之辈，枯瘦的年轻人想。他的目光抬了抬，但随即又垂落下来。

站在他面前的男人三十岁左右，身材也不见得怎么魁梧，却给人很强壮的感觉。他随随便便穿了件深咖啡色的休闲西服，里面深色衬衫的领口翻过来，显得随意且洒脱。这人的相貌也称不上英俊，但眉

眼五官却让人觉得亲切。他留着浅浅的一层紧贴着头皮的头发，给人干净利落的感觉。此刻，他好像浑然不觉面前的年轻人貌若鬼魅，脸上非但没有惊恐诧异的神情，还带着些淡淡的笑意。

正是他的笑意让他整个人具有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亲和力。

枯瘦的年轻人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已经能感觉到心里瞬间生出的妒意了。他昂起头，让清冷的月辉落入眼中，这样，他的神情看上去便多了几许桀骜不驯的味道。

“耶胡迪·梅纽因无疑是世界级的小提琴家，但他的一生，几乎都笼罩在另两位比他更伟大的小提琴家的阴影之下，一位是克莱斯勒，另一位是海菲兹，他们都是少年梅纽因崇拜的偶像。克莱斯勒凭借他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灵性、那种在演奏中永不停息的激情，还有略带玩世不恭的抒情气息，创造了既属于先天气质又具有后天努力特征的极具个性的小提琴演奏风格。而海菲兹是另一种风格的大师，他依靠的是心理上极其理智的控制、感情上近乎冷漠的表述与音乐节奏和力度上严格精确的分配、小提琴各种技巧上绚丽完美的表现，成了小提琴领域里的超人。”枯瘦的年轻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短发男人显然早已知道这些情况，但他仍然听得非常认真。这时候，他接过话道：“梅纽因虽然在少年时便显露了他在小提琴演奏方面的天赋，被誉为天才少年，但他还是无法与那两位伟大的小提琴家相比。他有热情，却没有克莱斯勒的激情，更缺少克莱斯勒的诙谐与情趣。他的技术娴熟，但跟海菲兹相比又稍逊一筹。他也是天生双臂略短，因而在演奏的准确性与完美性上始终存在遗憾。更重要的是他少年成名，过早地消耗了他的天赋，并且缺乏系统有序的严格训练，这些都成为他在演奏方面不可逾越的障碍。”

短发男人盯着枯瘦的年轻人，顿了一下，然后再道：“但所有这

一切，都并不影响梅纽因成为世界级的小提琴大师。”

枯瘦的年轻人忽然淡淡一笑：“你既然知道这么多，必定不会忘记梅纽因在1936年首次环球旅行演出后，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十八个月。那段时间，他跟随家人隐居在加利福尼亚的别墅里。那期间，他不仅系统地研究了跟演奏有关的著作，还钻研心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甚至是营养学，正是那段时间，他对小提琴演奏的领会从感性走向了理性，由直觉上升到认知，从蒙昧的无意识达到了自觉的有意识。所以，当他以全新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世界音乐舞台上时，不仅演奏技术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精神方面的升华。二战时，他一共为美国盟军举行了五百多场演出，并将每年公演的十多万美元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帮助犹太人和德国集中营里的受害者。”

短发男人频频点头，显然这一段典故他也是知晓的。

枯瘦的年轻人继续道：“梅纽因通过小提琴美妙的旋律，让人看到了一个有着高贵人格、精神和境界的艺术家，因而，他不仅是世界级伟大的小提琴大师，还是具有崇高思想和渊博知识的学者、善良和伟大的人道主义战士。”

短发男人抚掌叹道：“所以梅纽因赢得盛名并不单靠演奏本身。今晚在紫金之巅听到的琴声，与这一番高论相比，便显得浅薄了。”

枯瘦男人不在意地摇头：“这些事不用我说你也一定明白。”

“但我却有一件事想不出答案，既然你觉得杨迪的琴声还不如星空来得有吸引力，那么今晚你何必要到这天台上来？要知道，寻常人就算费尽心思也得不到一张紫金之巅的门票。”短发男人问道。

枯瘦的年轻人怔了怔，似乎这才明白短发男人刚才与自己一番讨论的目的。他摇了摇头，一头长发便在微风里轻轻颤动。他的嘴张了张，要说的话又被咽了回去。这时，他不再看面前的短发男人，而

是转身重新面向着天台外面的璀璨星空和万家灯火，说：“如果我告诉你我到这天台之上，是想燃放一支烟花，你会不会相信？”

“烟花？”适才见到枯瘦的年轻人可怖的面孔，短发男人没有流露出丝毫惊诧，而现在，却因为这一句话露出了奇怪的神情。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追问道，“你到紫金之巅来，只是为了燃放一支烟花？”

枯瘦的年轻人没有回答，而是真的从脚下的阴影里取出一支烟花来。

烟花显得笨拙而丑陋，如一个旅行杯般大小，表面裹了一层红红绿绿的花纸。它被枯瘦的年轻人立在了天台的边上，一点火花过后，静谧的星空立刻变得灿烂起来。

那些绽放在空中的花朵，像夜空中荡起的彩色涟漪，迅速灿烂，又迅速沉寂。它们极尽绚丽的姿态和最鲜艳的颜色来绽放一生的美丽。旋即，便凋零在夜空，只留一些硝烟的味道在鼻间游荡。

烟花绽放的瞬间，短发男人注意到枯瘦的年轻人神情冷峻，目光死死盯着空中的美丽火花，好像有一些忧伤正从他如鬼魅一样的面孔上铺陈开来。

因为忧伤，那可怖的面孔忽然柔和了许多。

第2章 唐风小区

我趴在路中央，感到有冰冷的液体正顺着触地的额头流出来。我的鼻子很敏锐，我闻到了血腥的味道。这样，我才明白一个残酷的事实——我在流血。更要命的是，我还发现我根本就动弹不了，哪怕是换一个姿势都不行。

我的半边脸紧贴着沥青路面。可能昨夜下了雨，雨不大，这会儿沥青路面上湿乎乎地泛着冷气。天边挂着青白的曙光，我的身边却还是一片昏暗。我努力睁大眼睛，望着路的前方。我盼望这条路上能有一两个行人，或者一两辆汽车经过，这样，他们就能发现趴在路边生命垂危的我。如果运气好，他们也许会把我送到医院，至少，他们会打电话报警或者替我叫辆救护车来。

空旷的路面上安静极了，没有人来，也没有车经过。

我徒劳地睁着眼睛向前张望了一会儿，很快就觉得累了。我闭上眼睛，这样可以让自己觉得舒服点。额头上不知出了多少血，这会儿我的半边脸颊都黏糊糊的。我没有晕血症，何况这是我自己的血，所

以我可以忽略这时候趴在一摊血上的异样感觉。我在想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我的头很疼，我想不起跟我的处境有关的任何事。我使劲地想，脑袋里像插进了两根极细的钢针，很快我就感觉路面似乎要翻转过来，我被卷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里面。

这都是我的幻觉，思考让我开始晕眩。我再次勇敢地睁开眼，目光在马路边上左右逡巡。我已经决定放弃那些会带给我痛苦的思考，毕竟摆脱面前的困境才是迫在眉睫的事。

这时候，我突然听到了一点声音，因为我的耳朵紧贴着路面，所以我能听到平时听不到的动静。很快，我便确定那声音其实是一些轻微的震动，只有汽车疾驰在路面上才会产生的震动。

我费力地想把头仰起来些，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样的努力。我只能用目光所能达到的最佳角度看着前面灰白的沥青路面。我的耳朵竖了起来，仿佛听到了隐约传来的汽车马达声。

一辆深蓝色的轿车终于出现在那片曙光里，这时候，它是我的福音，它来拯救我危在旦夕的生命。我盯着它渐渐变大的影子，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医院单间里那柔软洁白的被褥和暖暖的空气。

轿车的影子越来越大，我已经能看到车头圆形的车标。

车子风驰电掣，像一头被激怒的猎豹向我直直地冲了过来。蓦然间，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车里的驾驶员也许一整夜都在开车，这会儿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很有可能看不清路中间躺着的那团黑影是一条等待他搭救的生命。也许他看到了那团黑影，却只是把它当成了一堆垃圾或者别的什么。那样他在经过时，压根儿就不会停车甚至减慢车速，他会像碾过一摊烂泥一样碾过我的身子。

恐惧的力量是巨大的，我居然能在那一瞬间发出一声尖锐的

惨叫。

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只觉得这回我真的被一个旋涡给卷了进去，那旋涡里只有无边的黑暗。我的身体开始往下降落，轻飘飘的，像浮在空中。我只能看到身边的黑暗越来越亮，身体却没有任何的感觉，到后来连思维也渐渐凝固了。

我知道，这就是死亡的感觉。

“我还得再嘱咐你一句，我们这一片的户籍警可是出了名的火眼金睛，你住在这里千万得遵纪守法，否则出了事，就把我老太婆也连累了。”

电梯门打开，立在我面前的老太婆先将头探出去张望一下，好像带着我是件多隐秘的事情。电梯间里静悄悄的，下午四点钟，大多数人都都在上班，我选择这个时候来看房子，也是因为不想碰见什么人。

“我们这儿的电梯到晚上十一点就停了，所以你十一点以后回来，就得自个儿爬楼梯。十三层，不算高，你们年轻人多运动是件好事。所有人都该多运动，但我可不是鼓励你深更半夜回家，现在社会治安很差，像我老太婆一辈子也没碰上过什么事，但有些人运气可就没我这么好了。”老太婆掏钥匙的时候，神秘秘地将身子往我这边靠了靠，低声道，“我告诉你件事，楼下七层的一个小伙子，已经十多天没回家了，家里人满世界找，新娶的媳妇天天抹眼泪。你猜怎么着？昨天公安局打电话来，让他们家人到局里认尸去。”

“尸体是那小伙子吗？”我随口问。

老太婆已经拉开了防盗门，一只脚迈进门去，另一只脚却不动，上半身又往我这边靠了靠，眼睛还四处逡巡，显得小心翼翼的，像杀害那小伙子的凶手就躲在附近似的。